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兴兩朝聖政

數豫軍酷劉豫之　分淮西置師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二

高宗皇帝二十二

紹興七年八月壬辰張浚奏探報偽齊簽軍自六十以上則減之十五以上則增之科調之煩民不堪命出軍之際自經於溝瀆者不可勝計　上蹙然歎息曰朕之赤子至於如此當思有以拯救之可諭江淮諸諸郡凡歸附者加意撫納厚與賙恤勿令失所以稱朕意　乙未江南東路宣撫使張俊為淮南西路宣撫使盱眙軍置司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為淮南西路制置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劉錡為淮南西路制置副使並廬州置司時呂祉至廬州而酈瓊

朱松奏疏論事

等復訟王德于祉祉諭之曰若以君等為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儻能立功雖有大過彼亦能闊略況此小嫌疑乎於是密奏乞罷瓊及統制官靳賽兵權乃命二帥往淮西召瓊等還行在 丁酉左從事郎朱松特改宣教郎為祕書省校書郎松熹之父也以薦得召見時已用張浚策進次建康指授諸將計日大舉以復中原松欲堅 上志即奏言陛下當抗志於高明而輔以睿知日躋之學垂精延訪早夜汲汲以求宗廟社稷經遠持久之計申明紀律崇奬節義而又以民心為基本忠良為腹心則恢復大功指日可冀矣因論自古中興之君惟漢之光

武勤勞不怠身濟大業可以爲法晉之元帝唐之肅宗志趣卑近功烈不終可以爲誡又宜鑒既往之失深以明人倫勵名節爲先務而又博求魁磊骨鯁純正不回之士寘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姦萌逆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緩急則奮不顧身以抗大難亦足以禦危辱淩暴之侮庶幾乎神器尊嚴而基祚強固矣蓋松深病夫士溺於俗學不明於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於成敗之間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闕於舍生取義之節將使三綱淪墜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爲安而發爲是言　上深悅之諭輔臣曰光武固無可議若元帝僅能保區區之江左略

無規取中原之心肅宗惑於張后李輔國之讒而虧人子之行此其可戒也　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復與都轉運使李迨有違言交愬于　上詔令學士院賜詔戒諭　戊戌張浚進呈知荆南府王庶復徽猷閣直學士　上曰庶嘗云今天下不可專用姑息要當以誅殺為先謂朕太慈闇　仁宗皇帝嘗云寧失之太慈不可失之太察此　祖宗之明訓也令百姓犯罪自有常法何以誅殺為先乎浚等曰聖人三寶一曰慈未聞以慈為戒也　酈瓊叛執兵部尚書呂祉祉簡倨自處將士之情不達淮西轉運判官韓璡舊在劉光世幕中光世待之不以禮至是諸校或以罪

張浚因呂祉引咎

去祉之乞罷瓊與靳賽也其書吏朱照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置郵盡得祉所言軍官之罪瓊等大恐怒前一日被旨易置分屯康淵曰歸事中原則安矣詰朝諸將晨謁祉坐定瓊袖出文書中示軍統制官張景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見之大驚欲退走不及為瓊所執瓊遂以所部四萬人渡淮降劉豫　壬寅張浚見　上引咎　上曰失三萬人不繫國安危譬猶臨陣折傷亦是常事卿等不可以此介意當益鎮安人心激厲士氣以為後圖浚曰臣非才誤國上貽聖慮今聖志先定臣復何憂敢不黽勉以圖報效　是日呂祉為酈瓊所殺先

召趙鼎

一日瓊與其衆擁祉次三塔距淮僅三十里祉下馬
立衆林下謂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衆逼祉上馬
祉罵曰死則死此尔等過去亦豈可保也軍士聞之
有傷感咨嗟者瓊恐搖衆心乃急策馬先渡淮至霍
邱縣令統領官尚世元殺祉世元以刃刺祉且顧統
領官王師晟師晟不肯祉罵瓊不已遂碎首折齒而
死　甲辰御筆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
府趙鼎充萬壽觀使兼侍讀疾速赴行在是日張浚
留身求去位　上問可代者浚不對　上曰秦檜何
如浚曰近與共事始知其闇　上曰然則用趙鼎遂
令浚擬批召鼎檜謂必薦己退至都堂就浚語良久

張浚覺秦檜包藏　論險阻不足恃

上遣人趣進所擬文字檜錯愕而出浚始引檜共政旣同朝乃覺其包藏顧望故　上問及之　詔新除崇政殿說書尹焞疾速赴行在以焞再辭除命故也

丁未張浚論淮西地勢險阻可以固守陳與義曰見王德呈淮西圖道路綫不可方軌　上曰地形雖險亦在將兵者如何耳李左車謂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韓信卒由井陘口以破趙軍要是險阻不足恃也　戊申權禮部侍郎吳表臣言比年科舉校藝詩賦稍優不復計策論之精粗以致老成實學之士不能無遺落之歎欲望特降睿旨令年秋試及將來省闈其程文並須三場參攷庶幾四方學者不

徒事於空文皆有可用之實輔臣進呈　上曰文學政事自是兩科詩賦止是文詞策論則須通古今所貴於學者修身齊家治國以治天下專取文詞亦復何用　癸丑贈呂祉資政殿大學士時有得祉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其淑人吳氏持之自盡以殉葬聞者傷之　甲寅中書言命官犯贓抵死　祖宗時或間有杖脊刺面係一時酌情斷遣近來刑部引為常例甚非朝廷欽恤之意詔自今似此案狀令刑部更不坐例止申朝廷酌情斷遣自是贓吏不復黥配矣

乙卯御史中丞周秘入對論右僕射張浚輕而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

李綱因旱論事

衆而專任其數雖本無疑貳者皆使有疑貳之心雖本無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意故酈瓊以此懷疑而叛願早正其誤國之罪以為後來之戒　丙辰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入對論張浚罪　是月諸路大旱江湖淮浙被害甚廣江西制置大使李綱獻言乞修政事以救今日之弊大略以謂前年江湖閩浙嘗苦大旱　陛下親灑宸翰勸誘賑濟至誠感天報以休應歲大豐穰民以安樂自經一稔之後上下恬嬉不復勤恤民隱朝廷百色誅求上供不以實數而以虛額和糴不以本錢而以關子絲蠶未生已督供輸禾穀未秀已催裝發州縣困於轉輸文移急於星火官吏

再審
量濫
賞

愁歎閭里怨咨感動天心旱灾復作然則陛下欲
銷弭灾異導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之用心自
然感召和氣休應立臻繼旱暵復為豐年矣今日之
患欲民力寬則軍食闕矣欲軍食足則民力乏矣非
有術以權之使斂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而均也
惟陛下留神邦本天下幸甚 九月辛酉申命吏
部審量 崇觀以來濫賞初范宗尹既免相遂罷討
論及是復開坐二十四項自是追奪者復衆矣 左
正言李誼論張浚望收還政柄置之閑慢 乙丑御
史中丞周祕入對言近上殿論宰相張浚失謀誤國
乞正其罪未蒙付外施行臣謹摭所聞為陛下言

上倚重二大將

其二十罪雖未足以盡浚之所爲而不達軍情不恤民力不用善言不畏公議所以至於敗事者實皆由此今猶强顔廟堂之上以淮西之變爲細事以呂祉之死爲奇節尚欲文飾其過以欺聖明此亦可謂無恥矣望將浚前後罪狀明正典刑以爲人臣誤國之戒浚聞復求去自是不復入對矣 丁卯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浚皆入見議移屯秦檜曰臣嘗語世忠俊主上倚兩大將譬如兩虎固當各守藩籬使寇盜不敢近 上曰此諭猶未切政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也乃命張俊將所部自盱眙軍移屯廬州 辛未江西制置大使兼知洪州

李綱奏疏論淮西兵叛因勸　上以兼聽　上深以為然令學士院賜詔奬諭時綱疏所陳朝廷措置失當者五深可歎息者五及鑒前失以圖將來者五且言天地之變不足為災人不盡言國之大患侍從者獻納論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心腹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言為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危生靈之休戚者初未嘗聞有一言及之　陛下試察如淮西之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為　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懷禄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憂者又以書遺張浚言自今春閤下專任大政以來薦進人才調護

將帥措置邊防均理財賦皆未卓然有以慰天下之
心者聲譽損於前時規模爽於舊說中興氣象邈未
有期不知何爲而然也且以近日淮西叛將事觀之
官吏軍民二十餘萬相率而北去將佐遇害者甚衆
閣下平日信任以爲可屬大事如呂祉者被執以往
挫威辱國中外震驚於誰責而可乎今有人力足以
舉百鈞而益之以萬鈞則力必不勝矣然有可任之
理者與人共之也今閣下以一人兼將相之權總中
外之任而無與人共功名之心軟美者進鯁諒者疏
逆耳苦口之言不聞曲突徙薪之謀不至變生所忽
不足怪也若因淮西之變痛自懲創輯睦將帥博詢

尹焞再辭命

太學生論淮西事

衆謀惟其是之爲從幡然改圖則未必不轉禍爲福也安危休戚與國家及閤下同之　和靖處士尹焞言誤蒙召命己及國門癃老發疾委實可矜伏望數奏許之自便輔臣進呈　上曰尹焞可謂恬退矣辭免之奏至十數上而未止可降旨不允　初以旱故求直言而太學生有應詔上書論兵事者且言以淮西一事論之去歲劉豫力攻淮西劉光世遂欲南渡爲退保之計光世之罪天下共欲誅之酈瓊等兵馬平日驕惰終不爲用天下之事有大於此者自古中興之世則必有中興之臣臣觀張浚區區之心實有是念惜乎才力有限舉非其人浚之孤立無一介

爲助者爲　陛下自任以天下之責此亦今日之所
難矣臣願　陛下召諸大臣盡赴行在拜張浚爲大
都督　陛下親御戰馬往來問勞庶使西北之情不
能探伺臣聞張俊一軍號曰自在軍平居無事未嘗
閱習惟韓世忠岳飛兩軍人馬整肅爾　陛下速置
諸路都督以通上下之情無使諸軍復有淮西之禍
也　壬申特進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監修國史張浚罷爲提舉
江州太平觀浚爲相凡三年　給事中直學士院胡
世將試尚書兵部侍郎先是趙鼎言臣蒙恩召還經
惟方再辭而復遣使宣押臣無地措足然先事言之

趙鼎乞進退人才

岳飛乞屯淮甸

則不敢昧蓄進退人才乃其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　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黨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祕陳公輔　陛下能去之乎　陛下於此或難則臣何敢措其手也疏入　上為從世將於是公輔等相繼補外　癸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近傳淮西軍馬潰叛於國計未有所損不足上軫淵衷臣願提全軍進屯淮甸萬一西北窺伺臣當竭力奮擊期於破滅詔獎之　右司諫王縉請對乞留張浚不從　甲戌張浚落職依舊宮觀浚既罷相而御史中丞周祕復論浚望削奪官職重賜竄責以為大臣專權誤國之戒殿中侍御

上不送人入獄

錢粮皆百姓膏血

史石公揆亦論浚罪請投之遠方故有是命　乙亥
大理少卿薛仁輔乞天下獄有半年年未決者委提點
刑獄親問一年未決者具因依申省張守等奏累降
旨催諸決獄不得淹繫若如仁輔所奏則許及半
年或一年矣　上以爲然且曰獄重事也朕自即位
以來未嘗送一人入獄　淮西宣撫使張俊言軍中
營寨未辦張守乞增支錢　上因論財用皆出民力
若如此之費實不可已苟可已者須極愛惜張俊嘗
奏軍中費卻　陛下無限錢糧朕語之朕何嘗有一
錢與卿此皆百姓膏血也卿知百姓膏血不可窮竭
務與朝廷爲一體則中興之功不難致矣　丙子萬

趙鼎復相

趙鼎勸靜守

壽觀使兼侍讀趙鼎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前一日鼎至行在 上召對于内殿首論淮西事鼎曰臣愚慮不在淮西恐諸將竊議因謂罷劉光世不當遂有斯變自此驕縱益難號令朝廷不可自沮爲人所窺 上以爲然 丁丑 上問趙鼎防秋大計鼎曰淮西雖空闕當以壯根本爲先務又問去留如何鼎曰來已失之遽去不可復爾令國威少挫須勉强自振 上以爲然且曰初問淮西之報未嘗輒動執政奏事皆皇懼失措反求以安慰之鼎曰正須如此見諸將尤須安靖使之罔測不然益增其驕蹇之心矣仍以控制之事專責之二將曰

書羊祐傳賜秦檜　召劉光世　大將子任職事官

光世之兵本不爲用我之所賴惟汝二人彼必感陛下倚任之重且不敢以朝廷爲弱也前此大臣曾以此啓否　上曰彼皆倉皇無地措足何暇及此

戊寅御書羊祐傳賜樞密使秦檜　辛巳合祀天地于明堂　太祖　太宗並配　張俊至行在特詔俊赴大禮侍祠　召劉光世高世則赴行在權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光世之召乃因大將之言如是則朝廷威令可否皆在諸將令後大將有過何以處之張浚之罷幾於助將帥而罷宰相何倒置之甚邪　乙酉張子儀監登聞鼓院未上改軍器監丞大將子孫除職事官始此　交趾郡王李陽煥薨子天祚立　丙

交趾李天祚立　治刊伊川集罷　吳玠營田之效　劉琦帥淮西

戊李處廉除名新州編管處廉知永嘉縣坐以官錢雕伊川集板及印造與人并他贓當絞特貸死籍其貲自是以為例　丁亥中書言川陝宣撫副使吳玠於梁洋勸誘軍民營田今夏二麥并約秋成所收近二十萬石可省饋餉詔獎之　戊子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劉琦知廬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仍兼制置副使張俊既還行在朝議復遣之趙鼎顯言於衆曰令行朝握精兵十餘萬何至自擾擾如此儻有他虞吾當身任其責俊軍還未閱月乃遽使之復出不保其無潰亂也起居舍人勾濤因薦錡以所部屯合淝　上從之時淮西制置副使楊沂中亦已

劉豫乞兵于金

令後省詳看上書

還行在在淮西者錡一軍而已　劉豫使乞兵于金主亶且請用酈瓊為鄉導併力南下亶陽許之遣使馳詣汴京以防瓊詐降為名立散其眾先是王倫奉使至歸德府豫遲之不遣彌旬迓使至倫始渡河見魯王昌瀋王宗弼于涿州具言劉齊營私民怨之狀時金人已定議廢豫頗納其言　冬十月庚寅　上謂大臣曰向緣亢旱詔求直言自是上書者甚多雖經親覽猶恐未能詳究利病可令後省官子細看詳有可採者中書條上取旨行之庶詔令不為虛文詔依舊間日一開講筵用右正言李誼奏也先是陳公輔建議以為　上日臨講筵有妨退朝居喪之制

上讀安國春秋
書胡安國春秋

禁中有課
自日

留意字學

乞令講讀官供進口義誼奏　真宗嗣位首命崔頤
正講尚書　英宗嗣位司馬光首請開講筵是　祖
宗三年之制未嘗廢學也從之　壬辰周禧入對論
張浚罪乞更賜貶責　丁酉新知永州胡安國提舉
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趙鼎進呈因言安國昨進春
秋解必嘗經聖覽　上曰安國所解朕置之座右雖
閒用傳注頗能發明經旨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
日讀一過居常禁中亦自有日課早朝退省閱臣僚
上殿章疏食後讀春秋史記晚食後閱內外章奏夜
讀尚書率以二鼓罷鼎曰　陛下聖學如此非異代
帝王所及　上曰項陳公輔嘗諫朕學書謂字畫不

罷張浚

趙鼎拔張浚

必甚留意朕以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嗜酒色以至其他玩好皆足以蠱惑性情廢時亂日朕自以學書賢於他好然亦不至廢事也　戊戌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浚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先是趙鼎奏欲降一詔以安淮西軍民　上曰當以罪已之意播告天下俟行遣張浚畢降詔鼎曰浚已落職　上曰浚誤朕極多理宜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　上曰勤王固已賞之為相也功過自不相掩於是臺諫周秘等論浚罪未已石公揆李誼相繼論列秘對後四日夜降秘等各兩章後批浚散官安置嶺表至是鼎封起未即行翌日至漏舍

約諸人救解鼎奏曰外頗傳播以謂浚之出皆諸將之意令又如此行外間益疑矣　上曰若宰相出入由於諸將即唐末五代之風今幸未至此鼎曰今謫浚雖非諸將之言亦少快諸將之意矣　上曰此不恤也樞密使秦檜奏曰臣等前日不敢言今日却當言參知政事張守曰浚為　陛下捍兩淮宣力勤勞前此罷劉光世正以其衆烏合不為用今其驗矣羣臣從而媒蘖其短臣恐後之繼者必指浚為鑒孰肯身任　陛下事乎　上顧而不答鼎又曰浚有老母今過嶺必不能將母　陛下忍使其子母為死別乎

上猶未解鼎又留身再懇曰浚之罪不過失策耳

趙鼎留秦檜

凡人計謀欲施之豈不思慮亦安能保其萬全儻因其一失便寘之死地後雖有奇謀妙算誰敢獻之此事利害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　上意解鼎朝退召勾龍淵如馮康國馮檝至都堂曰　上憐德遠母老有復辟功決不遠謫無過嶺之患諸君速以書報　上意三人退鼎又目之曰鼎不負德遠德遠負鼎又翊日乃有是命　鼎之初相也　上謂曰卿既還相位見任執政去留惟卿鼎曰秦檜不可令去浚既貶張守陳與義乞罷　上皆許之檜亦留身求解機務上曰趙鼎與卿相知可以少安檜退至殿廬起身向鼎謂曰檜得相公如此更不敢言去　江西制置大

李綱申理張浚

上戒朋黨

使李綱上疏言臣切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敢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 陛下將誰與立國哉夫張浚措置失當誠有罪矣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寛假以責來效 庚子都官員外郎馮康國乞補外趙鼎奏自張浚罷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留行在所幾十餘人往往一時遴選臣恐臺諫以浚里黨或有論列望 陛下垂察 上曰朝廷用人止當論才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則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乃朝廷使之爲朋黨

趙鼎論改實錄

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也鼎等頓首謝　壬寅
祕書省正字胡珵李彌正復兼史館校勘趙鼎因奏
事議及改修神宗實錄　上曰止修訛謬非有所改
也鼎曰所降御筆如此　上曰乃宰相擬定者鼎曰
起居注載著作郎張嵲所得聖語亦然　上駭曰安
得有此即詔嵲所記勿存留鼎乃知是事本非　上
意鼎又曰臣去國半載今觀聖意稍異前日　上曰
尋常造膝每以孝悌之說相搖撼其實紹述之謀也
鼎曰秦檜莫有正論　上曰無之自卿去惟朱震不
改其舊鼎曰臣觀持中論者皆惑聖聰乃是沮善之
術故以為不可太分當兼收並用則得人之路廣臣

趙鼎論君子小人

盜賊止誅首惡

謂君子小人並進何以為治與其多得小人寧若少得君子之為愈也蓋分善惡惟恐不嚴稍寬則落其姦便君子於小人常恕小人於君子不恕也　上復以為然乃詔昨令史館官再加研考新修　神宗實錄止緣曾統所進本脫落不全又九卷不載舊史理宜修整別無同異之嫌元校勘官胡珵李彌正可依舊校勘　癸卯　上曰昨布衣賴好古上書論虔賊事頗有理趙鼎奏大意以招安為非陳與義曰招安討殺不可偏廢　上曰用兵則不免害及良民止當誅其首惡餘悉縱之乃善　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遣親校溫濟來奏事且圖上淮陽形勢言

戒諭韓世忠

論南兵可用

敵並淮陽增築堡障欲遣偏師平之　上戒濟曰歸語汝帥當出萬全不宜輕動以貽後悔濟既稟命復要他日將士之賞　上曰有功則當賞但須覈實然後有功者勸世忠既以狀來上則朝廷不欲違如去年攻淮陽賞一萬七千餘人人不以為當也濟恐悚奉詔　辛亥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乞以諸路所起禁軍弓弩手揀刺上四軍趙鼎等因論及南兵可教張守曰止是格尺不及耳　上曰人猶馬也人之有力馬之能行皆不在軀幹之大小故兵無南北顧所以用之如何耳自春秋之時申公巫臣通吳於上國遂霸諸侯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橫行天下以

郡不任祠
守肯宫

納布言
用衣事

六日對
參輪

至周瑜之敗曹操謝元之破符堅皆南兵也　甲寅

直祕閣詹大和知江州仍趣之任趙鼎進呈除目因

言士人有不可爲郡守而必欲得之者往往不肯就

宮祠　上曰爾則不肯其如一方赤子何鼎對而歎

曰大哉帝王之言也　乙卯　上曰昨降出劉瑜書

論十事皆民間疾苦可擇其當行者行之趙鼎等曰

所論皆善然法令已詳密當申嚴行下　上曰若申

嚴未必濟事須去其不便於民者謂如向來浙右困

於水脚錢其後造成綱船遂免此患瑜以布衣應詔

言事　上納用之　丁巳詔遇六參日輪行在百官

一員轉對右正言李誼奏昨扈從臣僚不多止令輪

下闕

林志不樂居此願　陛下以禮留之因加賜賚焞乃止其後有言於上者乃謂其徒相與造謀欲朝廷見留以爲高云　己巳　上謂大臣曰朕思今日安民之要無過擇監司郡守而已其間或有不材之人祟一方赤子何可降旨令侍從官不限員數舉可以爲監司郡守者中書置籍遇有闕卿等共議差塡朕亦當書之屏風置諸左右以時揭貼見在已差人不任職而無他過與自陳宫觀公議亦必以爲是　上又曰謬吏之害民甚於贓吏贓吏一身取錢爾謬吏爲州則一州之胥吏皆取錢爲縣則一縣之胥吏皆取錢其害民豈不甚於贓吏也秦檜曰向令内外侍從

堂部窠闕復舊

修徽宗實錄

舉知縣而有互舉其子者其子又皆貪贓　上曰侍從官朕之所取信也而其任私欺謾如此朕當時不知若知之當竄之嶺表　庚午詔侍從官各選可爲監司郡守之人不限員數具名以聞務令實惠及民不爲文具　辛未詔堂除吏部窠闕並依去年十二月丙午指揮已前舊制施行自張浚獨相故革内重外輕之弊乃詔郎官館職二年並補外又取寺監丞以下至外州學官送部者百闕而取知縣堂除者四十處未幾郎曹館職請外者衆終不克行至是又復其故焉　詔史館見修　徽宗皇帝日歷以實錄爲名　庚辰韓世忠乞統制官許世安功賞　上曰世

上知偏裨才性

李綱以忤時罷

李綱諫因蹕議

安雖勇果不及呼延通等而平穩曉事過之平居議論多有補於世忠上於諸將偏裨其才性短長亦照臨無遺如此　辛巳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趙鼎秦檜已協議回蹕臨安綱聞之上疏諫大略謂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皐間高祖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其退師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

李綱不復出

果出此謀恐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揺莫有固志士氣銷縮莫有鬬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路則守一路亂臣賊子黠吏姦民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既而具防冬畫一事件言之遂忤當路意時江西大旱而綱課民修城民不以為便侍御史石公揆因劾綱妄自尊大恣為苛擾殿中侍御史金安節左正言李誼右正言辛次膺亦論綱違法虐民毒流一路乞賜黜責三省乃檢會綱累乞宫祠奏章行下未有代者綱繼靖康之謗乃且以本司積蓄錢穀之數聞于朝自

趙鼎奏賣度牒　監司郡守須歷縣　招徠淮西叛兵

是不復出矣　壬午趙鼎等奏權貨務出賣度牒而遠方不能就買欲量付諸路　上曰如此則州縣將科數於百姓矣鼎等奏不責以限數則無科數之弊　上曰宜嚴為約束毋使民受其患　戶部侍郎王俣乞令從官所舉監司郡守必取曾經治縣聲績顯著之人從之　戊子詔應淮西脫歸使臣不候整會去失並先次支破本等請給如有冒濫即坐以法初淮西軍中諸使臣為酈瓊劫去至是復歸者甚衆有司以文券不明例降所給趙鼎密白于　上曰此曹去偽歸正當優假之今乃降其所請反使棲棲有不足之歎　上即批出各還其本等於是人心欣然來

置贍軍酒庫　戒張俊羨劉光世　戒吳玠附託張浚

者相繼　十有一月甲午用戶部尚書章誼請置贍軍酒庫于行在其後歲收息錢五十萬緡　淮西宣撫使張俊入見爲上言劉光世罷軍政閑居自有登仙之歎　上不樂謂俊曰卿初見朕何官曰副使是時家貲如何曰貧甚從　陛下求戰袍以禦寒　上曰今日貴極富溢何所自耶曰皆　陛下所賜　上曰然則卿宜思所以自效而有羨於光世耶俊乃皇恐謝　甲申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遣使臣呂政求犒軍物　上召政諭之曰歸語吳玠玠自小官拔擢至此皆出於朕非由張浚也大丈夫當自結主知何必附託大臣而後進所須犒軍物已支百五十萬緡非

寬火 條 王上取類 成俊繕
失罪 滲進事 張營

因浚進退有所厚薄也宜以此諭之　丁酉執政擬臨安火禁約條凡縱火者行軍法遺火延燒數多者罪亦如之　上曰遺火豈可與縱火同罪且立法太重往往不能行趙鼎曰遺火數多者取旨可也　上曰止於徒足矣庶可以必行兼刑罰太重亦非朝廷美事　戊戌江東宣撫司幹辦公事王滲上六朝進取事類詔與陞擢差遣　庚子四川安撫制置大使席益以母朱氏憂去官　壬寅　上謂大臣曰張俊事上御下慮事臨敵皆不易得獨好廣邸地營土木朕數鐫諭莫能改也比因其入對面諭以朕來建康行宫皆因張浚所修朕不免葺數間小屋爲燕居及

宮人寢處之地當與卿觀之初不施丹雘蓋不欲勞人費財也俊曰略加粉飾不過二三千緡朕語以國用艱窘之時以二三千緡崇土木之飾亦所不忍也俊感歎而去

臣留正等曰儉為百王之至德然有矯激沽名者有出於天稟之自然者其為儉則同而所以為儉則有間矣晉武之焚雉頭裘夫裘則焚矣而侈心自若也平吳之後後宮益以侈麗卒之晉祚陵替者以此唐明皇始罷織錦坊而錦則無用矣侈心由是也驪山華清遊幸之盛極其侈靡唐遂以衰二君之為儉無乃非其眞情而徒竊其美名乎

不少
假貸
近習

太上皇帝愛張俊之材勇而恐其以侈故殫民力以事上乃諄諭如此雖然方庶事草創之初戒土木之功示敦樸以先天下似非甚難也乃其行之悠久奉養有節而費用彌省至今不改其度然後知慈儉之德殆由禀天與太禹之菲食文王之卑服同風宜以為　聖訓之尤也

乙巳金右副元帥宗弼執僞齊尚書左丞相劉麟于武城　於是尚書省上豫治國無狀金主亶下詔責數之略曰建爾一邦逮茲八稔尚勤吾戍安用國為寧負而君無滋民患　丙午詔潯州編管內侍李綗留滯衢撫州踰年不去令兩路憲臣體訪押赴貶

所趙鼎曰　陛下於近習不少假貸如此　上曰小事便須繩治無使滋長童貫宗師成豈是一日至此要在不可假以事權爾　是日金人廢劉豫爲蜀王囚於金明池

龜鑑曰方逆豫之陸梁也兵甲縱横蹂踐京汴幼主狂悖子麟姪猊擾動江淮其鋒不易當也李横之謀復東京而豫之氣已折岳飛之收復襄陽而豫之鋒已摧内有趙鼎贊親征之謀外有張浚董督師之事張韓劉岳又從而諸道進兵自是而□□□首强敵悔禍六年而廢豫之謀定金敵廢豫自麟猊敗之後廢豫爲庶人而廢□□□□□□

黜郡守掊斂

論軍中賞罰

建炎四年僭偽至　紹興七年敗走凡八年而後平云

己酉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言諸路和糴米收耗太多　上曰郡守當痛與懲戒趙鼎等奏江東郡守有掊斂不恤民者　上曰郡守以字民為職掊斂不恤朕何賴焉當悉罷與宮觀選除循吏如周綱陳橐之流使罷者不失宮觀之祿而民被實惠實為兩得

上諭諸軍使臣猥多歲增俸廪因曰大將奏功率以所受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士卒往往不及不惟無以勸有功兼亦蠹國用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行罰當先自上鼎曰聖慮高遠豈諸將可及　庚戌初修

論金國必亡　李時雨獻玉壘忠書　論用人不須太速

武郎朱弁旣爲金人所拘遣李發歸報粘罕等相口
死亡　上曰　藝祖皇帝兵不血刃而得天下故
福祚悠遠自古帝王未聞窮兵黷武而能久長者金
人連破大國而兵弗戢不亡何待來春當極力經理
中原　辛亥右迪功郎李時雨獻玉壘忠書三十篇
詔特循二資　壬子樞密院計議官呂稽中司農寺
丞蓋諒並罷二人皆爲都督府官屬故侍御史石公
揆論之趙鼎等開陳稽中諒之爲人　上曰用人不
須太速須使名實加於上下然後無異論賢士大夫
衆所未知驟加拔擢一遭點汚則爲終身之累非所
以愛惜人才也　丙辰　上與大臣言嗣濮王仲湜

酷好珊瑚趙鼎因言頃到　行家見其奢麗可駭如卧榻亦以滴粉銷金等爲飾　上曰朕頃在藩邸猶用墨漆床渡江以來止用白木上施蒲薦素黄羅爲褥素黄羅被三條而已睡後豈復知有華好也　新知台州秦梓主管台州崇道觀先是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論梓人品凡下附麗匪人討論之法獨不行於梓郡守民之師帥風化所係而梓之所履如此難以望其化民成俗矣疏入不報安節又言近降聖旨欲實惠及民不爲文具臣之區區必欲罷梓所授者蓋欲使郡守之選自此加重以稱　陛下及民之意也梓間乞宫觀乃有是命樞密使秦檜深恨之　荆湖

劉大中論不舉子

論禁金翠

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胡銓充樞密院編修官
十有二月庚申禮部尚書劉大中言今浙東之民有
不舉子者臣嘗承乏外郡每見百姓訴丁鹽紬絹最
為疾苦蓋為其子成丁則出紬絹終其身不可免愚
民寧殺子不欲輸紬絹又資財嫁遣力所不及故生
女者例不舉誠由賦役煩重人不聊生所致也趙鼎
進呈 上曰可嚴行禁止朝廷法令備具往往不能
奉行如銷金鋪翠之法甚嚴禁中有犯罰俸三月無
一人敢犯者而閭士民之家尚有服用如鋪翠一事
非特長奢侈之風而殘害物命不知其數且行下廣
南福建禁採捕者鼎退而批旨以大中所言送吏部

薦人錄名于屏

韓世忠顧蔽江淮

措置　癸亥禮部侍郎常同奏奉詔舉可爲監司郡守之人輔臣進呈　上曰朕已令書于屏今後監司郡守有闕有已差人不足任皆當用所薦人填闕雖不滿一人所欲而千里之民休戚所繫當權輕重而處之　庚午樞密院進呈先得旨令京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移司鎮江府留兵以守楚州世忠上奏極論敵情叵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遮蔽江淮誓與敵人决於一戰　上賜札曰朕得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亦何以過古人有言閫外之事將軍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　乙亥　上謂

論六部不任事

命戶部措置苗米

神主還浙西

宰執曰聞三省文書極繁卿等省閱日不暇給皆由六部官不任責事事申明故也豈有爲尚書不能任一部之事朕若擢爲執政便可裁天下之務趙鼎曰承平時朝廷尊嚴上下有分昨一小使臣馬前喧呼臣恐其訴究乃求差遣政由臣等不才故致朝廷之勢陵替　上曰此須與行遣天下事賞罰而已若有罪不罰漸成姑息之風誠爲不便乃命六部措置條具申省　金人徙劉豫於上京後封曹王　乙亥戶部尚書章誼入對　上諭曰天下苗米須與措置其不熟處除檢放外止令輸錢仍運錢於豐熟之地糴米如此則公私兩利矣　癸未有司奉　九廟神主

王倫還自敵　役民修城不得已　王倫復使敵

還浙西　徽猷閣待制王倫右朝請郎高公繪還自金國初劉豫廢左副元帥昌乃送倫等歸曰好報江南既道塗無壅和議自此平達倫言敵人許還梓宮及　皇太后又許還河南諸州　上大喜賜予特異

初知泗州劉綱乞調滁州千夫修城有旨從之言者以爲非是甲申　上謂宰執曰百姓誠不可勞但邊城利害至重天下之事亦權輕重而爲之朕愛民力一毫不敢動惟此役不得已也趙鼎曰昨得旨已令優給錢米矣　丁亥以王倫爲徽猷閣直學士充奉迎梓宮使高公繪爲右朝奉大夫充副使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二

論廷體　常論臣言
朝之　同大抑路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三

高宗皇帝二十三

紹興八年春正月戊子朔　上在建康　癸巳言者請令後從官作守不許衝見任人趙鼎曰　祖宗以來如此　上曰若遇從官無異庶官宰執無異從官則非朝廷之體　丙申御史中丞常同言自大臣用事以來沮抑言路喜怒好惡一出私意臺諫章疏多不報行或加節貼文理不通殆非所以明是非公賞罰肅紀綱廣言路也道揆法守不宜分彼此之嫌進賢黜姦當共守至公之道言章若實使天下知朝廷議罪之當若其不實亦使被罪者異時得以自明欲

張諫罷去

守回求

望特降處分隨事剳下 以稱 陛下無偏無黨
之意從之 戊戌參知政事張守知婺州初 上將
還臨安而守謂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江流險闊氣
象雄偉且據會要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强敵
可為別都以圖恢復每對必爲 上言之及將下詔
東歸守與趙鼎議于都省不合又謀諸朝 上顧守
曰何如守曰昨日都省已與趙鼎言之 陛下至建
康席未及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
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鼎不
可守引疾求去故有是命 乙巳趙鼎言士大夫多
謂中原有可復之勢宜便進兵乞召諸大將問計

上主和議

辛次膺劾秦檜求去

上欲識知名士

上曰不須恤此今日梓宮　太后　淵聖皇帝皆未還不和則無可還之理　丙午左正言辛次膺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公事次膺嘗論王仲嶷王暎之父在建炎中皆嘗投拜暎不當與郡仲嶷不當復官二人樞密使秦檜妻黨也檜力營救次膺乃併劾之曰是將有蔽朝之漸時檜議復遣王倫使北請和次膺力言國恥未雪義難請好面陳及上疏者六七不從乃以母疾求去故有是命　丁未召新知眉州邵溥赴行在　上謂趙鼎曰朕於知名士大夫皆欲識之獨未識溥　宰執大閱張俊軍馬于城西翌日趙鼎奏器甲精明照耀廣川軍馬之盛至於如此皆　陛下

留意所致　上曰前日俊來奏事具言近來軍中製造兵器已無遺功朕因諭之國家之力亦盡於此矣但欠一事爾俊曰不知欠何事朕曰所欠者力戰而已俊悚息對曰他日若遇敵臣當盡死以報國家　戊申尚書兵部侍郎胡世將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二月戊午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劉琦對于內殿琦言淮北兵歸正者不絕今歲合淝度可得四五萬衆翌日　上謂趙鼎等曰朕每慮江上諸將控扼之勢未備若上流有警岳飛不可下則江池數百里邊面空虛得錡一軍遂可補此闕矣鼎曰更須措置荊南事若就緒則沿流上下形勢相接

李昌言與中興要覽

不許增兵飛兵

不同前日矣　上曰如此經營人事既成若功有不成則天也　夔州教授李昌言應詔撰成中興要覽十篇詔本州取索實封投進　壬戌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乞增兵　上曰上流地分誠闊遠寧與減地分不可添兵今日諸將之兵已患難於分合與其添與大將不若别置數項軍馬庶幾緩急之際易為分合也飛又奏為湖北轉運判官夏珙等陞職進官上曰可作直旨行下監司守臣朝廷所用不當令盡歸大將　上召淮西宣撫使張俊至宮中從容與論邊事俊曰臣當與岳飛楊沂中大合軍勢期於破敵以報國家　上諭之曰卿能如此甚副朕意朕更有

戒張俊勿興土木　上發建康　有罪無可恤

一二事戒卿卿在此毋與民爭利勿興土木之功俊悚息承命俊見地面無磚再三歎息　上曰朕為人主雖以金玉為飾亦無不可若如此非特一時士大夫之論不以為然後世以朕為何如人主也　癸亥

上發建康府　甲子殿中侍御史張絢乞車駕所過州縣量免租稅　上曰自古人主所過皆有蠲復當議使實惠及之絢又乞疎決　上曰此事則不須父老望幸之意不可不有以慰若罪人之有罪無可恤也　丙寅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充寶文閣直學士賜銀帛三百匹兩安國以衰疾乞致仕　上將許之乃詔以安國解釋春秋成書進藏加賜翌日詔

胡安國卒

安國尹焞進退合義

安國進一官致仕命未下而安國卒矣安國風度凝遠言必有教動必有法燕居獨處未嘗有怠慢而與人談論氣恬詞簡若中無所有性本剛急晚更沖澹年浸高加以疾病而謹禮無異乎平時家居食不過兼味病中值歲大旱所居岑寂膳羞不可致子弟或請稍近城郭便藥餌安國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移不貲之軀哉雖轉徙屢空取舍一介必度於義少、從游酢謝良佐鄒浩游與向子韶曾開唐恕、朱震情義最篤震被命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機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由中興以來

四川都運李迨罷　上至臨安　尹焞遷秘少　林季仲直言

諸儒之進退最合于誼者安國與尹焞而已　乙亥
四川都轉運使李迨罷用宣撫副使吳玠奏也時宣
撫司參議官陳遠猷已兼轉運副使乃命主管茶馬
張深兼權副使與遠猷共事　戊寅　上至臨安府
壬午祕書郎尹焞試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
三月己丑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林季仲主
管洪州玉隆觀以御史中丞常同言其貪惏邪佞故
也季仲嘗因對上奏曰臣聞古語有曰乳彘搏虎伏
雞搏狸夫彘非虎之敵雞非狸之敵其能搏之者發
於感憤之誠也金人肆為貪虐以吞噬中夏自今觀
之誠强矣然中原之地尚數千里帶甲之士無慮百

萬亦何至如是之弱哉嘗試號于衆曰金人殺而父兄係而妻子燔而廬舍奪而財寶是為不共戴天之讎必思有以報之則俯仰之閒氣必百倍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令世之說者不然曰天命如此其如彼何而釋老報應之說又從而蠱之縉紳士大夫率以為然往往束手受囚引頸待刃為之甘心焉嗚呼能洗是恥猶有餘恥能雪是冤猶有餘冤若歸之命而聽其自爾可謂善自寬矣且人事盡而後可以言命四夷交侵必因小雅之廢小雅之廢命耶人耶外傳邊裔必由政事之修政事之修命耶人耶如以命而已矣則賢才不必求政刑不必用將帥士卒不必選練

車馬器械不必修備以待命之將與斯可也故李泌以謂君相不可言命惟當修人事而已矣區區吳越激於感憤猶能以危爲安以亡爲存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乘其怒心而爲之何遽不爲福乎克復宗社取舊物以還中原夫亦何難之有旣而同又請黜季仲職名以戒作僞之士季仲坐奪職　庚寅禮部尚書劉大中參知政事　兵部尚書王庶充樞密副使庶爲尚書時嘗論制邊方之道在於愛民兵書無不本於愛民者今縉紳無一言及民何也古之已衰而興者未有不由於威令行紀綱立旣盛而衰者未有不由於威令不行紀綱不立羣臣有言慮合聖心

王庶大臣才

王庶言事激切

秦檜復相

者願略煩文爲簡易與反覆圖成敗　上歎曰大臣才也遂有是除庶私念軍不可專專則難制兵不可驕驕則不用命賞罰不可不公不公則人不服令世可爲乎我於爵賞不濫人多以我爲吝於罪無所貸人多以我爲刻今此可行乎辭其位者三不聽遂論江西淮南廣東盜發四十餘輩出於凍飢宜蠲平賦役治部使者守令貪虐以慰安其心且曰負　陛下恩德壞　陛下天下者彼則去矣　陛下爲宗廟社稷主何所之乎其言激切類此　壬辰樞密使秦檜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前一日趙鼎留身奏事　上曰秦檜久在樞府得無怨望

晏復見　冊趾天　彝彥孚宗宮養　秦引次
敦先　交李祚　忠配徽　中蠶　檜王翁

否鼎曰檜大臣必不爾然用之在　陛下爾是夕鎖院制下朝士皆相賀惟吏部侍郎晏敦復退而有憂色曰姦人相矣給事中張致遠祕閣修撰魏矼聞之皆以敦復言為過其後乃服　甲午參知政事陳與義知湖州　己亥制授故南平王李陽煥嗣子天祚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封交趾郡王如陽煥初封故事　壬寅詔故相韓忠彥配享　徽宗皇帝廟庭用從官議也　丙午趙鼎奏近積雨恐傷蠶麥欲詣天竺寺祈晴　上曰朕於宮中亦養蠶一箔要知農桑之候久雨葉濕豈有不損也　戊申王次翁為吏部員外郎秦檜所引也　夏四月庚申　初置戶部和

置戶部和糴場　王庶視師江淮　王庶戒嚴　王悱獻孝經解義

糴場於臨安其後又增於平江歲糴米六十萬石
壬戌命樞密副使王庶暫往沿江及淮南等處措置
邊防　上戒以張浚待諸將多用數且狎昵自取輕
侮呂祉以傲肆自大取敗皆可爲戒　上因論王伯
之道不可兼行當以三王爲法令之諸將不能恢復
疆宇他日朕須親行不殺一人庶幾天下可定自酈
瓊叛張俊擅棄盱眙而歸諸將稍肆庶素有威嚴臨
發勞師於都教場軍容嚴整庶便服坐壇上自揚旂
中而下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
敢仰視自多事以來所未有　庚午徽州布衣王悱
獻孝經解義詔賜帛三十匹　壬申祕書少監兼崇

政殿設書尹焞留身求去時已詔焞免兼史事四月甲子　上曰待與卿在京宮觀焞力辭且云士人若不理會進退安用所學翌日　上以諭輔臣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未問所學淵源足為後進矜式班列中若得老成人為之領袖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　戊寅詔尹焞解論語書成特賜六品服　壬午命翰林學士朱震知貢舉是歲增參詳官二員　是日王倫見金左副元帥昌于祁州　五月丙戌何鑄行秘書郎秦檜薦之也

戊子監察御史張戒入對因言諸將權太重　上曰若言跋扈則無迹兵雖多然聚則強分則弱雖欲

分未可也戒曰去歲罷劉光世致淮西之變今雖有善爲計者　陛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　上曰朕今有術惟撫循偏裨耳戒曰　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則大將之勢分　上曰一二年間自可了戒曰　陛下既留意臣言贅矣　庚寅詔衢州布衣柴宗愈與免文解一次宗愈獻中興聖統大略謂夏少康漢光武可爲標準周宣王漢宣帝唐元宗憲宗可爲鑒戒故有是命　丙申詔韓愈昌黎集中有佐佑六經不牴牾於聖人之道者許依白虎通說文例出題以取士用翰林學士知貢舉朱震等請也　丁酉御史中丞常同言劉子羽十罪詔落職　戊戌知廬州劉錡奏

招來從僞之人　支舉子錢　給胡安國葬事

使臣張㮤等三人自言在西京關師古手下師古遣來申奏朝廷乞赦其罪自効來歸　上曰昨背叛從僞之人若能束身自歸無功者朕以不死待之若能立功自効即隨高下推賞趙鼎秦檜退而歎曰大哉王言此漢光武之略也　庚子詔州縣鄉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貧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養贍者每人支免役寬剩錢四千守令滿替並以生齒增減爲殿最之首用劉大中請也　辛丑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上遺表謚文定後數月詔曰安國所進春秋解義着主之大法朕朝夕省覧以考治道方欲擢用遽聞淪亡可撥賜銀帛三百匹兩令湖南監司應副葬

張燾論定規模

事賜田十頃以給其孤　壬寅提舉台州崇道觀張燾試尚書兵部侍郎燾召還引對　上慰勞久之因問朕圖治一紀于茲而收效蔑然其弊安在燾曰自昔有爲之君未有不先定其規模而能收效者臣紹興初始蒙召對首以治道當先定其規模爲言臣竊觀方今朝廷施設之方朝令夕改其事大體重不可輕舉者莫如六飛之順動往者前臨大江繼又退守吳會曾未朞月而或進或却豈不爲敵寇所窺乎此無他規模不素定故也　陛下之所朝夕相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而一紀之間命相之制凡十有四下執政遞遷者亦無慮二十餘人非規模不定

竄劉子羽　敵使來議和　淮南利源甚博

任之不一責之不專致此紛紛乎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顧　陛下以先定規模爲急規模既定未有治效不著　上歎息曰此誠方今急務朕非不欲立定規模緣宰輔數易未有定論爾　提舉江州太平觀劉子羽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御史中丞常同以十事論子羽故也　丁未先是王倫既見魯國王昌昌遣使偕倫見金主亶首謝廢豫然後致上旨金主始密與羣臣定議許和至是遣倫還且命烏陵思謀石慶充來議事　樞密副使王庶條上淮南耕種等事　上曰淮南利源甚博平時一路上供內藏紬絹九十餘萬其他可知以此知淮甸不可不措

岳飛壯節

置葺理

史臣曰唐史臣謂睢陽遮蔽江淮以全財用為中興之本今之議强兵者必本於豐財議豐財者必本於成賦荊蜀之輸入于王府者無幾而江浙閩廣民力告病未有瘳也淮甸利源宜在所經理以寖還全盛之舊況欲置邊州於度外乎邊隅未靖之時高宗猶不忘經理如此況今邊鄙不聳之時乎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聞庶行邊遺庶書曰今歲若不出師當納節請閑庶稱其壯節　戊申命刑部員外郎李彌遜馳勞北使于平江翌日　上謂輔臣曰

欲早
休兵

館待之禮宜稍優厚若事有商量早遂休兵得免赤
子肝腦塗地此朕之本意也趙鼎曰若用兵不知所
費多少比之館待之費殊不侔矣　上慨然歎曰當
時若無軍旅之事使朕專意保民十數年間豈不見
效鼎與秦檜同對曰　陛下為此言神明感格必有
平定之期矣
臣留正等曰語必有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言
仁者之用心必於其平居閑暇之時語默動靜之
間不忘乎是可也臣觀　太上皇帝凡所論議一
語一言未嘗不以休兵息民為之指歸蓋惻然常
若疾痛之在其身非偽為之者嗚呼仁哉嗚呼

聖哉

辛亥改命王倫充館伴使初命權吏部侍郎魏矼館伴矼言頃任御史嘗論和議之非難以專對秦檜招矼至都堂問其所以不主和議之意矼具陳敵情難保檜謂之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改命焉既而又辭遂命給事中吳表臣而倫往來館中計事時左宣議郎王之道亦遺矼書言國家自 靖康以來失於議和致兩宮北狩萬乘東巡百姓墮於塗炭迨今十有四年尚不覺悟復縱王倫賣國引賊入家頃年章誼孫近使北 餘人盡留南京惟

復置發運使　擢宏詞詹叔義等

誼與近得至軍前稟議令敵使之來自合用此例留餘人於韓世忠軍中令其使副造朝不惟有以褫烏獸之魄而奪之氣亦足訃朝廷之尊乃若和議則有九不可而一可所謂一可者令敵誠欲還 二帝六宮與 祖宗之故地爲德於我而無所事賄夫誰曰不可爲今日計當以此明告使者而俾復命焉苟惟不從是敵無意於盟我何罪也 六月乙卯朔知信州程邁爲江淮荆浙閩廣等路經制發運使專掌糴事 禮部貢院奏試博學宏詞合格中等詹叔義陳巖肖下等王大方詔叔義大方並與堂除巖肖賜同進士出身 庚申詔廣西鹽歲以二分令雷廉高

更二廣鹽法　立福建養子法　賜衍聖公家田　哲宗實錄成

化州官賣人戶食鹽餘八分行鈔法尋詔廣東鹽九分行鈔法一分產鹽州縣出賣並不出嶺　敕令所請福建路人戶以子孫或同居緦麻以上親與人雖異姓及不因饑貧並聽收養即從其姓不在取認之限著為本路令其江浙湖廣州縣有不舉子風俗處令憲臣體究申明依此立法從之　壬戌衍聖公孔玠避亂寓衢州詔即賜田五頃　癸亥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趙鼎史館修撰勾濤祕書少監尹焞著作郎兼校勘張嵲佐郎胡珵校勘鄧名世朱松李彌正高閌范如圭等上重修　哲宗皇帝實錄九月書成凡百五十卷　乙丑御史中丞常同言近閱報曾惇上

常論布論
同曾正

進曾祖曾布著三朝正論真蹟轉右承議郎臣閒昔者神宗皇帝切於求治銳然更化付王安石以政事安石孤負委任創爲新法布亦於是時實爲腹心其政皆出於布之謀其法皆成於布之手故自海州懷仁縣令一年半間十三遷而至知制誥安石嘗語人曰終始言新法不便者司馬光也終始言便者曾布也其餘出入而已逮紹聖初布與章惇蔡卞同秉大政元祐之法度委若弁髦元祐之人才棄如斷梗布因内愧於私心外迫於清議乃間出一善言引一善士以求自異於衆既欲取高位於當年又欲掠美名於後世首鼠兩端馴致建中之事遂致蔡京得以

王庶言和議

乘間而入貽禍邦家而朝廷尚尊其說頒其書於史官號曰正論臣竊惑焉臣願宣付史官筆削之際毋惑其說以至亂真庶幾一代之典足以垂信後世詔付史館　戊辰接伴官范同言北使已至常州王庶時在合淝上疏有曰彼之議和割地不過以畫河畫淮二者而已若曰畫淮則我之固有而淮之外亦有見今州縣所治如泗州連水軍是也既為我有安用和為若曰畫河則東南數千里荊棘無人之地儻欲宿兵守之財賦無所從出彼必厚索歲幣以重困我矣不如拘其使而怒之疏入不報　辛未監察御史張戒言今日議和理有可得者有必不可得者畫大

張戒言和議　擢黃公度等及第　王庶復言和議

河爲界復中原還梓宮歸　淵聖此必不可得者也各務休兵音問往復或歸吾　太后此或可得者也復中原還梓宮歸　淵聖臣子之心孰不願然以兵取之則可以貨取之則不可非惟不可亦必不得設或得之不過如童貫買燕雲之地敵人暫去復來財與地卒兩失之爾自古豈有兵不能勝而貨財可以却敵復國者　壬申　上特御射殿引見禮部合格舉人黃公度以下遂以南省及四川類試合格舉人黃貢等共三百九十五人參定爲五等賜進士出身同出身奏名林恪以下出身至助教　癸酉樞密副使王庶自淮西還行在先是庶將還朝未至復上䟽

國公親奠朱震　潘良貴以叱向子諲貶

臣奏事　上慘然曰楊時既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
同學之人今無存者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
源可以繼震　上指奏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職
但焞微瞶恐教兒童費力俟國公稍長則用之乃詔
國公往奠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例外官子孫一人
癸未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因論京都舊事其言
頗及珍玩中書舍人潘良貴故善子諲至是攝起居
郎立殿上聞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反復良久良貴不
聞其餘語怒甚徑至榻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
言久勞聖聽　上語未竟子諲不為止良貴叱之退
者再焉　上驚而怒欲抵良貴罪甲申子諲請致仕

常同
以援
良貴
貺
王倫
復使
金

右正言李誼亦奏良貴罷御史中丞常同奏良貴疾子諲曼詞衆以爲直不可罷之顧許子諲補外　上詰同曰子諲之貳版曹乃卿所薦今良貴犯分沽激復上章稱述何也於是　上欲併逐同權禮部侍郎張九成爲上言　上意稍解九成因曰近朱震死陛下命國公往奠又命子諲治其喪尊師重道天下歎仰且士大夫所以嘉子諲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也今以子諲之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諲也　上批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二人卒俱罷　秋七月乙酉朔詔王倫假端明殿學士爲奉迎梓宮使陳括假徽猷閣待制副之殿中侍御史張戒復上疏請

張戒言戰守和

王庶俊言和議

外則姑示通和之名內則不忘決戰之意而實則嚴
兵據險以守又曰自古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
能戰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 眞宗無撻覽之捷
仁宗非 慶歷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
哉又曰苟不能戰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恃也 丁
亥知閤門事藍公佐假慶遠軍承宣使充奉迎梓宮
副使代陳括也 樞密副使王庶言 陛下當北狩
之役龍飛睢陽匹馬渡江扁舟航海以至苗劉之變
艱難萬狀終無所傷天之相 陛下厚矣至今雖未
尅復故疆鑾輿順動而大將亙列官軍雲屯百度修
舉較前之日可謂小康何苦不念父母之讎不思宗

廟之耻不痛宮闈之辱不恤百姓之冤逆天違人以事敵人乎　戊子王庶因留身論事　上宣諭曰朕歷覽前古治道三五恐未易及如漢文景唐太宗當力行之或可庶幾奏曰以　陛下聖學高妙兼睿斷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臣留正等曰矜虛名者罕成功務實用者享殊效夫惟高談邃古遠慕鴻荒思欲超然遐舉於三五之上者其名非不甚美然責之成效終莫能致也漢文帝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崔寔曰當令不必純法八代體堯蹈舜其言雖若淺陋而寔用存焉　太上皇帝天縱神聖備道全德固已登

諒闇 榜首 恩例 王倫 稟受 使指

三咸五視古無前而曰三五恐未易及至漢文景唐太宗所優爲也則曰當力行之豈非斥虛名而務實用之謂耶易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臣於 太上皇帝見之

丁酉北使入辭 進士及第黃公度爲左承事郎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禮部言 祖宗故事不策試則榜首補兩使職官 上特命受京官自是以爲例 戊戌王倫辭行倫至都堂稟所授指二十餘事一議和後禮數趙鼎答以 上登極既久四見上帝君臣之分已定豈可更議禮數二割地遠近鼎答以大河爲界乃 淵聖舊約非出今日宜以舊河

上人將
知善將

為大河二事最切或不從即此議當絕倫受之而去

辛亥詔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吳錫還行在 上曰錫有膽勇心計然不可獨用可趣歸令楊沂中別遣軍代之趙鼎等退而語咸服 上知人善將將之明焉 八月乙丑江淮荆浙等路經制發運使程邁入見言劉晏爲九使財賦悉歸于一 國朝始分爲二而三司使居中發運使居外相為表裏今租庸分於轉運司常平分於提舉司鹽鐵分於茶鹽司鼓鑄則有坑冶司平準則有市易司總之以戶部而發運使徒有其名臣恐未及施為而議論蠭起上溷聖聽上乃督邁使亟行且諭以置場和糴無甚賤傷農邁

曰臣敢不遵聖意於是降本錢四百萬緡令於六路豐熟之地置場和糴焉　丙寅詔侍讀曾開讀　三朝寶訓侍講吳表臣講孟子張九成講春秋呂本中講左氏傳崇政殿說書尹焞講尚書既而本中辭兼局乃命中書舍人勾龍如淵兼侍講九成在經筵一日論日食奏曰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惡念不芟夷蘊崇之絕其根本將奔騰四達上觸乎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序下觸乎地則菑及五穀怪妖迭見中觸乎人則為兵為火札瘥備至則惡念之起可不應時撲滅乎　上脩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為卿戒之九成進講畢　上嘗論王道曰易牛微事

張九成所得甚多　張澄得時譽

耳孟子遽謂是心足以王朕竊疑之九成曰　陛下不必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倪惟此心以往則華夏蠻貊根荄鱗介舉天下萬物皆在　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他日　上謂近臣曰朕於張九成所得甚多　丁卯知臨安府張澄陞徽猷閣待制時臨安守臣任同京邑而澄有治劇之才甚得時譽　己卯進擬柳州南雄州知州上曰廣南去朝廷遠守臣尤當選擇前日連南夫奏廣南盜賊殺戮過多要降詔朕以謂盜賊固當殺戮只恐害及平人有傷和氣若得守令平日存撫使不爲盜乃上策也如江西州縣長吏或昏繆不職或貪

贓害民豈可不問
臣留正等曰 太上皇帝聖明照四海故於江西
二廣之遠無一日不軫聖慮焉按舉之吏爲遠而
重其權也檢察之使爲遠而專其選也決獄之官
爲遠而勤其行也周利見將漕廣南 上因臨遣
諭之曰廣南去朝廷遠監司耳目之寄卿到所部
爲朕悉意愛民若貪贓害民之人卿須按劾有體
國愛民者便須薦舉則按舉之權重矣又嘗諭宰
執曰朕夜來思慮江西盜賊未息使平民不得安
居州縣不能存撫故百姓失業不得已而爲盜可
差監察御史一員前去驗察并降詔榜曉諭則檢

宮中禁金翠急

何掄以籤貼舊史罷

察之選專矣又嘗因大理寺奏二廣結滯獄欲就委隣路選官　上曰二廣去朝廷遠民間寃滯無所赴訴尤當欽恤正須本寺官前去如江浙近地苟有寃抑不患不聞止令帥臣選官則決獄之行勤矣至於是又以州縣長吏為念蓋聖心之不忘遠類如此

辛巳宰執奏禁塗金鋪翠鹿胎等首飾　上曰宮中禁之甚急民俗久當自化不必過為刑禁也　壬午祕書省著作郎何掄罷殿中侍御史張戒言張浚欲竄易舊史掄首附其意凡所籤貼自云改字舛訛然頗主異議浚罷掄不自安遂撤去前日籤貼焚之

秦檜搖本
欲國

乃出揄知邛州　御筆和州防禦使璩除節鉞封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庶大言曰並后匹嫡古以爲戒此豈可行左僕射趙鼎謂右僕射秦檜曰鼎前日負曖昧之謗今不敢奏須公開陳檜無語翌日進呈鼎奏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恩數宜小異又曰建國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皆知　陛下有子矣以前後恩數並同　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謁太廟兩令建國扈蹕國人見者咨嗟太息此社稷大計蒼生之福也在今日禮數不得不異蓋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而惑也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奏事亦以爲言命遂寢　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張九成兼權刑部侍郎

張九成詳刑　劉大中以孝不罷　張戒守主議

先是刑部吏斷天下死囚不以情自九成涖職有情輕免死甚衆一日法寺以成案上大辟九成閱始末得其情因請覆實因果誣服者也奏黙之時法官抵罰而朝論欲以平反爲賞九成辭曰職在詳刑而責衆以邀賞可乎　九月丁亥侍御史蕭振劾參知政事劉大中身爲大臣而不以孝聞于中外乞賜罷斥振本趙鼎所薦後以秦檜引入臺其劾大中蓋以揺鼎也　甲午史館上續修　哲宗實録　乙巳　上諭大臣曰近張戒有章疏論備邊當以和爲表以備爲裏以戰爲不得已此極至之論也

李心傳曰戒本鼎客故主守

秦檜恨呂本中

經久之制不可變

諭梁澤民糴買

重修祿秩令成

丁未尚書左僕射趙鼎遷特進以　哲宗實録成書也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呂本中草制有曰謂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而去非惟爾一心與予同德右僕射秦檜深恨之

戊申宰執言自時多艱朝廷思屈羣策以濟庶務緣此法度多有改易　上因曰經久之制不可輕議古者利不百不變法卿等宜以蕭規曹隨爲心何憂不治

壬子　上諭輔臣曰昨日浙東漕梁澤民奏令秋糴買事朕嘗諭以錢給之於民宜戒減尅穀輸之於倉無取羨餘則公私兩便

冬十月丙辰尚書右僕射提舉詳定一司敕令秦檜上　紹聖重修祿

錄邵雍後　論弭盜三說　趙鼎罷相

秩敕令格及申明看詳八百十卷　主管太極觀邵
博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校書郎詔博祖父雍道
德學術為萬世師父伯溫經明行潔博趣操文詞不
忝祖父故有是命　丁巳參知政事劉大中知處州
辛未　上諭大臣曰江西盜賊在朝廷可治者三
一擇帥臣以壓服其心二任守令以勸課其業三蠲
科役以優給其力如此尚或為盜朕未之聞也　甲
戌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趙鼎罷為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時
檜力勸　上屡已議和鼎持不可繇是卒罷鼎入辭
從容奏曰臣昨罷相半年蒙恩召還已見宸衷所向

趙鼎入辭納忠

秦檜益憾趙鼎

與鄉來稍異臣今再辭之後人必有以孝悌之說瘖制　陛下矣臣謂凡人中無所主而聽易惑故進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　陛下聖質英邁洞見天下是非善惡謂宜議論一定不復二三然臣甫去國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聖意非羣臣敢建言而未幾復修此為可惜臣竊觀　陛下未嘗容心特既命為相不復重違其意故議論取舍之間有不得已而從者如此乃宰相政事非　陛下政事也鼎行檜奏乞同執政往餞樞密副使王庶謂鼎曰公欲去早為庶言鼎曰去就在樞密鼎豈敢與檜至鼎一揖而去自是檜益憾之

大事記曰惜乎偽齊入寇之時鼎獨建保江之計而與浚不合浚自出師以來獨主幸建康之議而與鼎不合故沂中掟至鼎即求去且曰　陛下以兵事爲重令浚成功浚當留臣當去雖上有卿且在　紹興朕自有用卿之諭而浚爲檜所欺遂引之爲副使矣雖浚與檜共事始知其暗去位之時力薦鼎相而檜之憾已深矣雖鼎再相力能護浚而檜黨百計揺撼鼎已不自安矣中興之功所以垂成者張趙之勢合也中興之功所以隨壞者張趙之隙開也君子之隙旣開小人之勢遂合故八年十月鼎罷而檜之和議遂成天下之事變矣惜

韓世忠論和議

哉

丁丑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乞赴行在奏事先是王倫既與烏陵思謀至敵庭金主亶復遣蕭哲等為江南詔諭使使來計事世忠聞之上䟽曰金人遣使前來有詔諭之名勢事頗大深恐敵情繼發重兵壓境逼脅　陛下別致禮數今當熟計不可輕易許諾其終不過舉兵決勝但以兵勢最重去處臣請當之因乞赴行在奏事馳驛以聞　上不許　戊寅樞密副使王庶言間者敵使之來臣忠憤所激屢奏封章力請謝絶專圖恢復臣謀不逮遠知昧通方伏望速賜降黜或以適比執政闕員未便斥去即乞

王庶乞不與和議

呂本中罷

特降處分遇有和議文字許免簽書庶逃前後反覆有失立朝之節己卯詔不許庶復上言臣生於陝西其風漸氣染耳目所聞見者莫非兵事禍亂以來常欲以氣吞强敵則所謂講和者非臣之所能也又言臣備數樞庭自合辭職不合辭事乞除臣一近邊州郡願效尺寸不許　辛巳秦檜奏北使約中冬上旬至泗州　上曰所議殊未可解但和可即和如不可和即百兵備不容少弛可偏諭諸將以為之備　中書舍人兼直院呂本中罷用侍御史蕭振奏也